

Name: 潘敬鏗

Country: 香港

唯暴力擊退恐嚇

到底甚麼是公平？若我們心平氣和坐下來談個七七四十九天，那肯定不是公平，更不接近公平，然當一方動手動粗釋放暴力力量，相信公平一天將至。

其實當下政府不再是一貫的官僚作風，其反應之快，教人瞠目結舌。三年別過，雖然看立會最低工資那邊的氣氛，各界猶如高鐵一役，尚擔心香港經濟的前見暗淡滿迷霧，承認訂立最低工資是必然，但要避免一步到位，一下子要十多萬員勞工失業，且掉失尊嚴，硬要把最低工資議題加入商業元素，那麼工資水平的計算與評估準則若何，我們心裡有數，其實工資水平與經濟狀況的關係應該是客觀參考，重點是勞工的基本需要。另一邊廂，房署像嗑了幾罐紅牛，突然興起說不予制定的基制名存實忘，表明公屋租戶一部分富起來，相信他們會漸漸致富，基於自由市場與社福政策竟可共冶一爐的「可加可減基制」，不過是有幸與物價同步上揚的些微工資瞬即又要投放在香港的土地上，說來香港最會增值的也只有那崎嶇不平滿地沙石，且教市民潮熱得頭痛慾裂的混凝土。公屋，其實最大問題也並非租金，只是數量太少，香港房屋問題的嚴峻實在於未排到上樓的租戶，隨私人樓租金連年下降，板間房與籠屋的租金卻逆市上升，堪稱公平市場的奇蹟。

這無非是政府與議會一方閉門造車之說，我們廣大民眾理性公平掛在口邊，又豈容他們胡說八道。通識之前，小學常識也告訴我們人人平等，社會必要存在公平為當下的普世價值，而所謂的公平顯然是多勞多得，憑才能致富。啊，好像不是這樣的，不是嗎？你有所不知，這個解說大學生也未必知，這裡說的公平是商業世界裡說的公平，而香港就是商業世界。其實他們還別有他念：最好當然是完全依賴自由經濟，連那無形的手也給砍掉，依賴叢林法則，以社會的殘酷去懲罰失敗者，那我的付出才有價值，那我才有價值，不然人人錢多得只能玩數字遊戲，又如何比較得到成功與失敗呢？這說法中的失敗者，若代表慵懶時時，終日不做事之人，大概我也會站於「正義」的一方，討伐他們為禍人間。然而大部分的失敗者，都是被不同的制度重擊倒地昏倒，從人間的裙帶關係、教育制度、外判、商業掛帥的社會福利政策、四大家族的衣食住行監控政策到被操作得不公義的議事規程，被一個一個看似是「先文明，至少也後民主」的結構先姦後殺，對不起義莊也變通天塔，連死也沒能有個安居之所。

公平之下，社會一片死寂，當然這是下層的私事，閒時進出會所酒店的人不概看不到這個城市的面貌在變化，染上了一個個血印。公屋勢加租，但免租一月，公平之說又靜悄悄地燃起烽火燎原：這不公平，既然收入多了，又何必免租，免了支出可是我的

稅金，加租理所當然。路人甲眼見物價飛漲，薪金才上調幾個百分點，真是開冷氣也要想過度過，更莫說還要供養子女海外升學，下下都是錢。生活艱難，大概誰都有同感，見到乞丐，大街大巷又怎會無動於衷，但為何說到公屋加租甚至最低工資，這些社福政策時，我們的同情心同理心甚至基本的人格卻轉化成商場裡的自由公平主義，充當自由黨員呢？

香港人無情嗎？還是少部分人的恐嚇攪得香港烏煙瘴氣呢？這裡說的不是社民連，他們可以議會的唯一抗強權力量。恐嚇者正正是政府與不少工商界人士，所謂手執社會話語權的一班人。基於政府與媒體和平理性的恐嚇，或許我們都以為最低工資會「直接」引致失業潮，甚至經濟由中小企大量失業、生產力不足而進一步蕭條。雖然我們知識貧乏，但還有些良心不死的學者硬著頭皮道出最低工資的可行與其他國家的實況。奈何，就算別過所有西方國家已行之政策也不符合中國國情之說，我們仍然沒有獨立的空間去思考自己與政策間的私人利害關係，因為強權已替我們思考，就像剛過去的政改方案議決前夕，各大報章也普天蓋地宣傳新方案的突破與優良，一連幾位學者也以「催眠式」文字分一杯羹，一反學者鼓勵民間自由討論的取向，明眼人觀之也大概有感這是打擊香港人判決力的恐嚇。其實例子它並不孤獨，當天高鐵起錨，學者也不少於一次提出「孤島」與「邊緣化」的論調去試圖扭曲我們的思維，教原來已飽受傳媒以真正「色情」（P o r n）的內容壓迫的民眾，再一次被抽空了思維與話語權，比被父權強姦更加直接且痛苦。

可以說香港的無情，止一部分人私慾下的拚貼，隨意選擇有利於己的內容去嚇怕我們。惟我們是獨立個體，不能順只能逆，這不是激進，是清醒。

社福政策根本不是他們說的那碼子事，他們挪列再多資料再多所謂理據也是轉移視點的策略，簡單如政改後抽水大會無非是正義與邪惡兩者間的轉移時間之一大鐵證。我們看到的是平日出席不多的議員如何談笑風生，平日義憤填膺的議員如何落泊風塵，其實這亦正正是平日大眾傳媒所描繪的場面，常見。說到社福政策，若突然又談及商業政策其實很奇怪。先最低工資的制定應以生活水平為依歸，而非商家能應付之範圍，因這非商業考慮，而勞工的基本與必要保障，是人之為人的基本，也不代表經濟差，就要全民節宿才算公平，都二十多元一小時，還要據狀況調整？後商家說到最低工資未免引致裁員，不宜統統怪到商人頭上，其實說來合理。先不說大錯是商家的急功近利，但因幹社福事務的責任於政府而非商家，政府有必要利用各種政策如補償如增加就業如調高那低得可憐的稅率，切實去解決問題，而非「孤島」前「孤島」後，以經濟前景恐嚇市民，不思進取，停步不前。市民沒有同情政府的必要，也沒有為自己提升價值的必要，像西方各國當年無能隨英文而進化甚至今天仍然以保護政策與劃分本土獨特性上功夫去維持國民的競爭力，港府其實不應示弱於人前，無能於人後，發展產業，責無旁貸。而她的效率如何，就往往看我們如何監控她，但當下無此法，餘下一途無非是所謂的暴力了。

若我們甘願坐下來談，相信政府也寧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貫以行政主導的作風，沒有議論空間，議案通過與否大概是政府私下之事。若要有談判的空間，而不是觀見讓步，暴力是必須的，還必須要全民合力踢走反智，踢走話語權的壟斷，還我自由空間，至少思想上，保持清醒。

平成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金曜日。

午前十二時五十二分。

Source link:

<http://kprotein.xanga.com/730166877/%e5%94%af%e6%9a%b4%e5%8a%9b%e6%93%8a%e9%80%80%e6%81%90%e5%9a%87/>